

# 从“有字书”到“无字书”

□ 谢正义

人生一世，读的无非两种。一种写在纸上，白纸黑字，清晰分明。从童蒙初开时的识字卡片，到求学路上摆成高塔的教科书，再到案头枕边那些滋养心灵的诗文典籍，它们端端正正立在那里。另一种没有字，藏在天地之间、世事之中。它没有页码，没有目录，甚至没有固定的形态。你却每每每刻都在翻动它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页。

“有字书”教人做事之理，“无字书”教人做人之道。一个人若能把两种书都读通了，才算真正读过人生这一大书。先说“有字书”。它的好处是清晰、确定，像一条铺就的路。前人跌了跟头，爬起来记在竹筒上，后人便不必再崴了脚。你读《孙子兵法》，知道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与人交锋时便懂得先摸清底细。你读《论语》，记住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与人相处时便有了分寸。“有字书”给了我们一套规矩和方法，让我们做事有章可循，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它像是智者替你绘就的地图，告诉你哪座山能翻，哪条河能渡，哪条路是死胡同。

正因“替你回好”，也成了它的局限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陆游这句话说到了根本上。你读上一百本兵法，不如真上战场打一仗。赵括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，长平一战，四十万大军灰飞烟灭。他不是没读“有字书”，恰恰是读得太死了，以为天下事，都如书上所写那般清晰明确，一加一等于二。可他忘了，书上的方子是死的，世上的病却是活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方法，换一个时机，换一群人，结果便截然不同。

于是，我们终须从“有字书”里走出来，去读那本“无字书”。

“无字书”的第一页，镌刻在天地自然之间。

我从前读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只觉得是孔子伫立河边发感叹，文绉绉的漂亮句子。直到有一年秋天，我独自坐在江边，看江水一刻不休地向东奔流，心头猛然

一紧。我想起江水兀自奔流，时间兀自消逝，什么也留不住。那一刻，“逝者如斯”四个字，不再是铅印的符号，而是一把钝刀，慢慢割着你的心。这就是“无字书”的力量，它不跟你讲道理，它直接让你亲身感受到。

春日看桃花开了又谢，便懂了什么是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”。那花可曾因开得绚烂便多绽两日？可曾因落地成泥便哭哭啼啼？没有。开就开了，落就落了。人若能如此，该省去多少烦恼。夏日在浓荫下听蝉鸣，那蝉在地下蛰伏经年，破土只为高歌一夏，你便知道什么叫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这些道理，“有字书”上全写着，但你若不在树下坐一坐，不在江边发过呆，书上的字便始终是字，成不了你生命的一部分。

“无字书”的第二页，镌刻在人情冷暖之间。

年轻时，读“人情似纸张张薄”，心里总是不信的。那时，朋友来了有好酒，敌人来了有猎枪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。等到在尘世里滚过几遭，被人捧过也被人踩过，被人真心待过也被人算计过，才慢慢摸出那话中的滋味。原先书上说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以为不过是教人圆滑世故。后来才明白，洞明不是算计，而是看透了之后，依然选择体谅；练达不是油滑，而是懂得了之后，依然保有温度。这些道理，你翻遍图书馆，也找不到标准答案，只能从自己的伤口上长出来。

我认识一位朋友，做生意被人骗，落了个倾家荡产。后来，他绝地反击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有人夸他东山再起，他淡然一笑说：我在人生低谷时，把《道德经》研读透了。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水处众人之所恶，却几于道。那段日子，就是我的水。你看，“有字书”给了他一个框架，但真正让他重生的，是“无字书”里那些具体的苦难与超越。没有那些黑夜，他读一万

遍“宠辱不惊”，也不过是唇舌之功。

最耐人寻味的，是两种书彼此注脚的刹那。

有些句子，年少时读不懂，中年时忽然就懂了，那是“无字书”给“有字书”做了注脚。我二十岁读《红楼梦》，读到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只觉得是个凄凉的收梢，像冬日的一幅雪景。四十岁重读，想起这些年见过的起高楼、宴宾客、楼塌了，想起那些曾经叱咤风云最终悄然退场的人，忽然浑身一凛。曹雪芹写的不是雪，是人生的底色。那一刻，“有字书”和“无字书”撞在一起，火花四溅，你在那火光里，看清了自己的来路与归途。

反过来，没有“有字书”打底，“无字书”也读不大懂。一个人若从未读过历史，看街市上的人争来斗去，只以为是个人品德问题，却看不出那是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”的规律使然。若从未读过哲学，经历过生死离别，只会深陷痛苦中无法自拔，却不知道从古至今，无数人在这条河里挣扎过、思考过、超越过。“有字书”给了你一副眼镜，戴上它，“无字书”上的字才能看得真切。

归根结底，读“有字书”是为了更好地读“无字书”，读“无字书”是为了验证和深化“有字书”。少年时，拼命啃“有字书”，是为了将来能站得高些、看得远些；年长后，潜心读“无字书”，是为了能扎得深些、立得稳些。只读“有字书”，容易成为书呆子，满口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。只读“无字书”，又会流于浅薄，跌跌撞撞却不知为何跌倒。

真正的成熟，是腹藏经纶，眼含人生。翻开书卷时，能沉入字句里去；合上书卷时，能走进风霜里去。在书海里学得做事的规矩，在天地间悟得做人的道理。两种书都翻遍了，都读透了，才会在某一个寻常的黄昏陡然明白，“有字书”和“无字书”本就是同一本书，一本名为“生命”的大书。

而我们，既是它的读者，也是它的作者。

## 写意张家界（外一首）

□ 郭平德

群山挣脱平地的羁绊  
直插云天，垒起苍茫画卷  
云絮绕着峰峦徘徊  
把陡峭藏进朦胧眉眼  
溪涧绕着青石低语  
林间漫开草木清欢  
土家炊烟轻笔山坳  
风携松涛，漫过万千层峦  
每一座峰都是沉默的诗  
每一缕雾都染着江南温婉  
山水落脚张家界  
一瞬，便醉了人间千山青  
生生含韵

**武陵诗笺**

三千奇峰，自岁月深处挺立  
以砂岩为骨，刺破流云  
八百秀水，绕着幽谷缓缓流淌  
把尘世喧嚣，轻轻涤尽  
云雾是流动的墨  
漫过御笔峰的风骨  
十里画廊藏着温婉  
山影叠着山，诗意丛生  
金鞭溪淌着山野清欢  
吊脚楼枕着土家晨昏  
一城山水，一页人间  
入目皆是天成的诗行  
落在张家界的晨光里

## 六月序曲（外一首）

□ 李成炎

六月的序曲  
在阳光中奏响  
麦浪翻滚，如金色的乐章  
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 
微风轻拂  
带来了夏日的气息  
花朵绽放，蜜蜂飞舞  
诉说着生命的美好  
农人在田间忙碌  
播种着希望的种子  
他们的身影  
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  
六月的序曲  
是大自然的馈赠  
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 
生活的美好  
当夜幕降临  
星星点亮天空  
六月的序曲  
依然在心中回荡

**六月的午后**

六月的午后  
阳光炽热  
麦浪在田野里翻滚  
像一片金色的海洋  
农人在树荫下休息  
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 
他们的脸上  
洋溢着疲惫和满足  
微风轻拂  
带来了一丝清凉  
树叶沙沙作响  
像是在诉说着故事  
六月的午后  
是生命的乐章  
每一个音符  
都跳动着生活的旋律  
当夕阳西下  
余晖洒在田野  
农人们又开始了  
新的劳作

## 那片绿（外一首）

□ 余缘友

芒种这天，麦子灌浆了  
穗上的绒毛，柔软地立着  
几颗晨露，透亮，闪着光  
黄蝴蝶的斑翅开合  
把波浪推向更远的村庄  
炊烟升起，光点变得柔软  
我闭上眼，感觉自己  
变成了一株麦子，摇摇晃晃  
长出新叶，怯怯地试探  
短暂的事物最长久  
我搓开一粒麦子，多么青涩  
放在手心，凉凉的，沉沉的  
像我二十岁时的心  
生命中要磨灭多少锋芒  
初夏总是温柔，我站在麦田边  
看它们在风里摇晃  
看那片绿拔节生长

**萤火与蒲扇**

竹床搬到院子里  
萤火开始填写夜的空白  
祖父轻摇蒲扇  
一下，两下，三下  
晚风里浮着陈年的艾香  
我坐在门楣上等它们从稻田那边飞过来  
提着小小的灯，在夜里  
画出灿灿的弧线  
蒲扇停下，祖父已睡着  
萤火浮在半空，像许多个  
被说了一半的故事  
等待另一个夏夜  
被人重新摆渡进来。



晚归 李陶 摄

# 竹棍子

（小小说）

□ 魏咏柏

丫两手撑着膝盖，直喘粗气，抬头看见是他。

“是你？”

诚仔子举着竹棍子，愣住了。嘴张了张，没发出声。

大丫气喘匀了，直起身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诚仔子，昨天不该告你的状。没想到你这家伙一点都不记仇，以后你就是我兄弟，我再也不欺负你了。”

诚仔子举着棍子站在那里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她过来拉他：“走，回去。”

他把竹棍子一丢。棍子在地上滚了两下，掉进阴沟里。

诚仔子转身就走。大丫在后面喊：“你干嘛去？”他没回头。

大丫说话算数，从那天起，真的不再欺负诚仔子了。不但不欺负，还对他很好。有一回上学，在他家门口等他，手里攥着一个烤红薯。

“吃不吃？”

诚仔子接过来。红薯有点烫，掰开冒热气。

她不再逼诚仔子叫她姐。偶尔他想起来，说：“你比我大三天，该叫姐哩。”她白他一眼：“莫讲了，那天是你救了我。”他不接话，低着头默默地走。

一转眼，诚仔子和大丫长大了。两家大人坐到一起，喝了茶，吃了饭，把亲事定下来了。诚仔子爹说：“大丫我们看着长大的，知根知底，要得。”大丫娘说：“诚仔子老实，靠得住。”

诚仔子在旁边坐着，眼睛盯着桌上的茶碗。大丫坐在她娘旁边，也没说话。诚仔子娘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看了大丫一眼，她正低头扯衣角。

诚仔子娘说：“你俩表个态。”

大丫说：“我没意见。”

诚仔子娘看他。他说：“我也没意见。”大丫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。

结婚那天，村里人闹得凶。诚仔子从这

苏北的乡下，那里是我灵魂的归处。

那里有神秘的麦垛，有被金黄阳光抚摸的田野，有布谷鸟在麦浪里婉转啼鸣。

秋野中，稻草人静静地伫立，守望着一方天地。而在一片旷野的土坡上，那里埋着我的母亲。

那袅袅升起的炊烟，炊烟下母亲忙碌的身影。这些，至今都难以释怀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至黄昏，苏北大地上到处都会弥漫着花香和虫鸣。炊烟拔地而起，如同一根根温柔的丝线。羊群悠悠走下一面斜坡，苦楝树在风中摇曳。那时的我，和小伙伴們肆意地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树叶在头顶哗哗作响，似乎每天都在为我们的欢乐鼓掌。

年少莽撞的我，曾犯过许多错。小树林是我习武的地方，那些树，曾挨过我无数的“老拳”和飞刀。树身上隐隐的刀疤，潜藏着时光里的疼痛。母亲总是细心教育我，告诉我要爱护树木，敬畏自然。温婉的母亲，用她的慈悲，为我纠偏。用她的善良，宛如春风化雨，滋润着我的成长之路。

乡村炊烟袅袅升起，记忆如潮水，不断地涌上来。

想起有一年寒冬，年迈的母亲在灶台前暗自垂泪。那画面，曾深深刺痛着我的心。那些年月，母亲为我们操碎了心，岁月毫不留情地在她的脸颊上，刻下深深的衰老的印迹。我曾在一首诗里写下：“六万白发/那是母亲一生操劳的见证/十万雪花/纷纷扬扬/抵进春天/它们和五月的麦穗一样真实/一朵朵雪花/像白色的灯盏或棉絮/摆小摊的母亲/她的围巾在风中飘/她的内心藏着隐忍的火苗。”

母亲从不向生活屈服。

在那些漫长的冬天，摆小摊的母亲，一整天都守在路边，守着冻伤的土豆和几棵萝卜。她就那样在寒风中坚守，只为了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丝温暖。那些年，放学归来，推开家门，我就在田字格上写作业。我的作文里写下的，都是最忧伤的文字，我的眼中，常常饱含着泪花。

三十年后，我从外省返乡。家乡的天空正落着雪。三十年的时光，也像一场浩荡的大雪，返乡的我依然两手空空。一片片雪花在头顶盛开，也在头顶凋零，都带着落寞。那天夜里，我只身回到贫寒空荡的村子，推开老屋的木门，母亲正坐在昏黄的灯光下。她黯淡地说：“小薇，上个月出嫁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时光匆匆，许多人和事都已改变。只有母亲对我最细微的关心，始终没有一丝改变。

我的父母亲都是苏北的普通农民。

母亲总爱纳千层底，穿针引线，缝补着我们的生活。母亲也爱唠叨个不停，父亲常抱怨耳朵都起了茧子。我知道，母亲的唠叨里，全是对我们的爱。好几次，母亲打电话给远方的我，说想趁眼睛还看得清，为我再缝一床新被子。我的心里满是感动。有年回乡探亲，我看到父母各自挎着小篮子，在秋天的田地里摘棉花，他们的身影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小，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。只道岁月，要慢点走，慢点走。

家里的每一块布头，都承载着记忆。有块布头，最初是母亲一件嫁妆，是订婚之物。后来被剪下贴在父亲裤子的膝盖处，过些年头，又被补上父亲上衣的肩头。这个补丁，陪着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，陪着父亲热火朝天地劳作。父亲体衰腿脚不便时，那块补丁，又转移到我上衣的双肩。这块布头，还一起补过弟弟书包的两个破角。弟弟后来没念成学，废旧的书包被母亲挎去摆小摊，积攒发皱的毛票和钢镚儿。弟弟结婚时，那书包盛过糖，装过烟，招呼过大队支书，还陪母亲到山东走过一趟亲戚。有一年，母亲拆洗棉衣，那块布头又赫然在目。我说，妈妈，扔了吧。母亲却说，这可是咱传家宝。我凑近一看，那块早已铅华洗尽的布头，竟然被母亲一针一线缝在了并没损坏的棉衣内侧。母亲说，这是块贴心的布头，要好好放在贴心的地方，它知道冬暖夏凉，更知道人间冷暖。

黄昏里，母亲总会揉酸涩的眼睛。这时，我总会起身，扶母亲回家。顶着星星不断明灭的古老天空，我们一步步走向那熟悉的老院子。故乡的老院子，木门吱嘎作响，墙角的蒿草已过膝，旁边的小草，开着温暖又感伤的花。还是老样子。陪母亲去老屋喝粥。粥永远新鲜，那是家的味道。多少年了，还是那么浓郁地香。我说，要是碗咸菜就更好了，母亲听着，笑了。透过土墙的一扇窗户，一束阳光照进来，挂在屋里的草帽、镰刀、渔网，仿佛都在发出灿烂而破旧的笑声。老屋没有变老，只是在沉思，也在回忆，并悄悄保留着我全部的童年，和母亲对我们无尽的爱。

母亲的厨房，是我童年的温馨港湾。长大后，我常常想，去往厨房的路真的有那么遥远吗？母亲去世之后，我又想起回乡下仔细看看。老家的厨房并不大，四壁已被油烟熏得黢黑，旧锅、旧盆、旧灶……还是老样子，那是母亲奋斗了一生的地方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会在墙上默写古诗，那些字迹现在已无法辨认。厨房还在。只是，我离开太久了。乡下那间低矮的厨房，已经不会再有人为我做饭。我站着，像在罚站，只要在厨房里小站一会儿，我的眼里就会有泪淌下来。母亲在这个厨房里，为我们做过无数顿饭，那些饭菜的香味，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温暖。

如今，仰望天空，就连苏北纷纷扬扬的雪，也总带着一丝莫名的哀愁。我一个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走着走着，越来越熟悉的场景挤满了眼眶，我的泪，也飘成了雪。故乡那些低矮的房屋里，偶尔还会有炊烟飘出，我的母亲，却已永远不在。从那些低矮的房屋里有时走出来的老爷爷老奶奶，会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激动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他们最后从喉咙深处挤出的，我听清了，原来是他们久未归家的儿女的乳名。

屋檐下的冰柱，有着长长的思念。

天空愈发高远。我也曾在这样的老房子里，一遍遍听着母亲述说着一辈辈人传下来的神话故事，多么温馨。那是冬天里屋内最美的童话。只是，我永远也无法做回那个淘气的孩子了。

一场雪，落进我的手心，融化。我知道，我接住的一定是母亲的眼泪。哭着的眼泪，或笑着的眼泪。母亲的爱，就像这北方的雪，纯净、深沉，无声无息，却又无处不在。

母亲是我生命中的灯盏。母亲的爱，藏在故乡的炊烟里，藏在那一块块补丁中，藏在那一顿顿的饭菜里。每一片雪花中，都有母亲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唠叨。

母亲的爱，会永远像盏灯，陪伴着我。这盏灯，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是我眼里的光和心底最珍贵的宝藏。